

责编/乐建中  
 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张靖宇

在我们身边，有一种极常见的水鸟，无论在郊野的水库、湖泊，还是在公园的池塘、河流，都不难见到它。不过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，我敢说，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这种鸟；同时，除了观鸟爱好者，也少有人会读、会写它的名字。这种鸟，大名就叫“小鸕鷀(pì tī)”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古老而生僻的名字，一点都不“平易近人”；不过，鸟儿本身却非常可爱，关于它的故事，相信会让大家“喜闻乐见”。在这里，我就为大家细细说来。



捕鱼育雏的小鸕鷀

# 小鸕鷀的故事

□张海华 文/摄

飞行中的小鸕鷀

## 1 春秋会换装

在宁波市区日的湖公园、鄞州公园等湿地型公园中，都很容易见到小鸕鷀。说来有趣，我好几次站在公园的湖边，听到年轻的父母对身边的孩子说：“宝宝，水面上有小野鸭在游呢，看见了吗？呀，它不见了，钻到水底下去了！”

不消说，这里说的“小野鸭”就是小鸕鷀，一种和鸭科鸟类完全不搭界的鸟。在很多人眼里，凡是在水上游的，只要不是家禽，那么大概都可以称之为“野鸭”。

当然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判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从未认真观察过小鸕鷀，其实它与鸭子的差别甚大：其他不说，鸭科鸟类的嘴通常是长而扁的，而小鸕鷀的嘴却是又短又尖。你若拥有望远镜，再加上合适的距离，就可以看清楚小鸕鷀的长相：小小的小鸕鷀闪烁着难以言说的眼神，有点呆萌，有点狡黠，有点警觉……看上去实在有点滑稽。

小鸕鷀的冬羽(也叫非繁殖羽)与夏羽(即繁殖羽，又名婚羽)完全不同，换羽前后可以说是“判若两鸟”。秋冬时节的小鸕鷀，完全是一只褐色的鸟，羽色比麻雀还单一；喙部也以土黄色为主。而到了早春，小鸕鷀开始“换装”，羽色逐渐变得浓艳起来。在春夏繁殖季，它成了一只近乎黑红色的鸟，尤其是暗红的颈部在阳光下还微微泛着金属光泽；喙也变成了黑色(仔细看，喙尖有一丁点白色)，嘴边则具有明显的白色或浅黄色的斑块。对鸟儿来说，它们费尽心思打扮，并不是为了参加派对，而是为了赢得心上人的芳心，顺利举办自己的“婚礼”。顺便说一下，小鸕鷀雌雄同色，故很难从外貌直接区分雌雄。

入秋后，过了繁殖期的小鸕鷀又会换上“秋冬装”。不过，凡事都可能例外。去年11月底，在鄞州公园内，我惊奇地看到，在池塘中，居然还有小鸕鷀在喂养雏鸟！而且，这只成鸟的羽色还保持着“春夏装”，与附近早已换装完毕的同类迥然不同。

## 2 会捕鱼的“水葫芦”

论体长，小鸕鷀只有家鸭的约一半长，尾极短，是个敦实的小个子；论羽色，也十分平凡，并无令人惊艳之处。不过，小家伙也有大本领，其本领主要有二：一，善于潜水捕鱼虾；二，会“轻功水上漂”。

先说第一项。小鸕鷀有个外号，叫做“水葫芦”。这种鸟时而浮于水面，时而潜入水下，在水上浮浮沉沉宛如葫芦，故名。小鸕鷀平时总是在水面上悠然自得地游弋，捕鱼时，会将身体往前一耸，头先尾后，迅速钻入水下。在高速连拍时，相机有时会抓拍到它最后入水的尾部一撮尖尖的毛。小鸕鷀脚上有蹼，身体灵活，在水底追鱼很内行，在鱼多的地方，有时甚至会看到受惊的鱼儿蹿出水面。

当然，说起潜水抓鱼，最有名的鸟当属有“鱼鹰”之称的鸬鹚，它们那长长的具备弯钩的喙，绝对是捕鱼利器；而小鸕鷀的喙却又小又尖，跟有些捉虫的雀鸟差不多，居然也能逮住鱼虾——当然，只能是小鱼小虾，大一点的话，它都吞不下。

至于第二项绝技“轻功水上漂”，则更具有观赏性。小鸕鷀很

少起飞，但在某些情况下(比如互相争斗或有人突然接近)，它会产生很强的爆发力，突然跃起身来，先在水面踏波助跑，把n个水花抛在身后，那身姿实在是帅极了！跑了几秒后，才会有一段短距离飞行，并很快又落入水中。我注意到，小鸕鷀降落于水面时，并不是双脚先接触水面，而是胸腹直接与水面碰撞(就像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，直接硬着陆一样)，乘势滑行一会儿，再恢复游泳姿态。

另外，喜欢观鸟的人一定会注意到，小鸕鷀总是在水上活动，从不见其在岸上行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为了保证其潜水能力，小鸕鷀的腿所生的位置非常靠后，接近尾部——这样的话，就十分便于蹬腿，提供足够的后推力。但凡事有利必有弊，腿太靠后，上岸后平衡性就很差，自然不能在陆地上自如行走。同时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鸕鷀降落时不先放下“起落架”。这一点，古人也早就观察到了，因此有这样的描述：“(小鸕鷀)似凫而小，足连尾不能陆行，常在水中。”凫(fú)，即野鸭。



打架的小鸕鷀

## 3 小家伙也有火爆脾气

小鸕鷀虽然体小而圆，长得颇为喜感，但一旦发起怒来，那样子也颇有点可怕。在繁殖期，雄性小鸕鷀常为了争夺领地与配偶，而互相追打。那时，常能听到小鸕鷀发出一连串尖利、高亢的颤音，近似于：科、科、科……

有一年春天，我曾隐蔽在岸边，拍下了两只小鸕鷀打架的全过程。跟人一样，它们在动手之前，先面对面用很高的音调怒骂几声。接着，有一只便率先发动攻击，只见它迅猛地对方扑去，用尖嘴猛啄对方。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，一会儿跳起来猛踹一脚，一会儿摁在水面下翻腾，只见水花四溅，竟分不清谁是谁。打了好一会儿，其中一只终于吃不消了，企图撤退，但其对手已杀红了眼，马上又追上来猛顶撤退者的屁股。最后，失败者被打得肚皮朝天，那胜利者才收手。

等战斗的硝烟散去，小鸕鷀夫妻开始筑巢。它们的家，真可谓“浮家泛宅”：有的在芦苇丛中，有的甚至在浮动的水草上，亲鸟叼来草叶、草茎等物，简单垒成一个小窝。刚破壳不久的雏鸟长得极为可爱：黑色且多褐色条纹的身体，看上去像个小绒球；粉嘟嘟的小嘴，尖端是白色的；乌溜溜的眼睛，流露出稚气的神情。三四个小宝宝游累了，或者有点风吹草动，就会躲在妈妈(假定是妈妈，其实也可能是爸爸)背部的羽毛中，只探出一个个小脑袋，像坐船一样，甚是自在。当爸爸叼着鱼虾回来，小家伙们便立即兴奋起来，争相钻出妈妈的羽翼，扑腾着柔嫩的翅膀，张开小嘴抢食。当孩子比较大了，不会躲在亲鸟背部羽毛里了，它们依旧会紧跟着父母，吵着要鱼虾吃。

不过，除了这种温馨的场景，我也见过小鸕鷀“训子”的场面：有只雏鸟不知为何惹恼了父母，只见亲鸟突然跳起来追赶那只雏鸟，把它摁在水下，好一顿揍。当时，我在岸上都看惊呆了。